

帕
米
尔
当
代
诗
歌
典
藏

小兔
子
及
其
他

唐晓渡 主编

骆
英

帕 米 尔 当 代 诗 歌 典 藏

唐晓渡 主编

小 兔 子 及 其 他

骆 英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兔子及其他/骆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
(帕米尔当代诗歌典藏/唐晓渡主编)
ISBN 978 - 7 - 5063 - 4171 - 4

I. 小… II. 骆…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5456 号

小兔子及其他

作者: 骆 英

编辑统筹: 王少农

责任编辑: 黄国弋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5 × 210

字数: 80 千

印张: 5

插页: 7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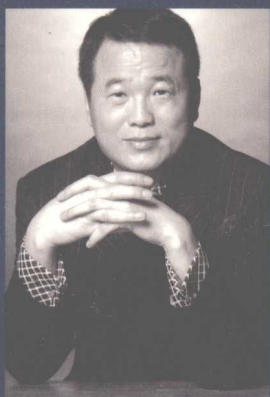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71 - 4

总定价: 150.00 元 (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骆 英

本名黄怒波，如果你愿意，可以理解为一道来自黄河的巨浪。他生于甘肃兰州，长于宁夏银川，确实和这条中国最著名的大河有着不解之缘；但他从未想过成为“巨浪”，相反从小就向往成为一个流浪诗人。现在他在诗中流浪，也可以说如愿以偿。

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8年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1976年开始诗歌写作，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不要再爱我》。此后出版的诗集包括《拒绝忧郁》（1995）、《落英集》（2003）和《都市流浪集》（2005）。他乐于承认其作品中有多重的“我”，但即使把这些“我”合在一起，再加上现实中的“我”，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我”——正如他的诗所指出的：“我是我 / 我并不是我”。他是一个可能的和不断变化的世界。

前言

唐晓渡

今年年初，《南方周末》一位名叫张健的小伙子做了我一回电话采访，前后三次，总计不下四小时，可谓昏天黑地。尽管最终的刊出方式大违初衷，尽管以《新诗90年，寿宴还是葬礼》为题过于耸人听闻，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为此付出的辛劳，尤其是他对新诗命运的强烈关注。显然，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读者，他都对当代诗歌多年来的“混乱”局面感到极为不满，由此提出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核心”的问题：“什么是诗歌？总得有一个标准吧，不然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不用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永远只能惊慌失措，如同一个皮包公司的伙计被客户要求当场出示他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现货。此外我还有理由感到羞愧，因为号称“诗歌批评家”，我对这样一个如此显豁触目，却又被一再悬置的问题竟从未感到过义愤填膺。感谢上帝，惊慌失措也好，羞愧也好，都没有妨碍我立马应答；整理出来一看，居然也还算头头是道。兹摘录如下：

……我们只能在充分尊重诗歌本性的前提下，立足写作和阅读本身，立足这方面的已有经验和可能性之间的对话关系，用相对的、动态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崇尚个体自由的“新诗”，较之在规则上有着一系列刚性尺度的“旧诗”，显然更加难以把握。“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怎样才能从中平衡出一个公约的标准呢？好在我们还有一颗向诗之心，好在这颗心不但如康德所说，具有某种先验的审美判断力，还有自身的相关经验可据，因而不至于在绝对的相对中变得虚无。对我来说，诗学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正常的，就像在具体评价作品时听从诗本身的律令是必须的一样。所谓诗本身的律令，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条，一是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独创程度，二是文本揭示生命体验的深度和复杂性。我怀疑任何张口就来，唾手可得的東西。

这件事，这段话，和编纂“帕米尔当代诗歌典藏”本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编纂这套“典藏”的动机之一，恰恰是试图对当代诗歌长期存在的“失衡”、“失范”问题有所因应，故“征用”于此，以提示相关的观点和语境。所谓“有所因应”，当然不是要提供一套明澈的、可以条分缕析并当场验效的“标准”或“范式”，而是希望提供一套在只身深入中令人信服地呈现了成熟的光辉和魅力的文本，使一场旷日持久、迄无定论，恐怕最终也不会有定论的对话更具张力。我不在乎这样说会被人指责为“玩辩证”或“制造悖论”，因为在我看来，现代诗的标准问题，其本身就是一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式的悖论，除了诉诸创作/阅读/阐释/评价之间开放的辩证和对话之外，别无解决之途。我还想说，悖论即高度，对此我们不但应该透彻意识，而且应该始终持守，否则所有的对话都会变质，沦为行业标杆之争，或话语霸权之争。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当我说“在只身深入中令人信服地呈现了成熟的光辉和魅力的文本”时，实际上已经使用了某种标准。我乐于承认这一点，相信入选的诗人及其作品也当得起这一点。我同样相信，对于那些热衷于诗歌加速度的世代更替，并将其与“市场准入”、“升级换代”混为一谈的人来说，这样的标准不仅保守，而且可疑，应该立刻予以消解。

2006年1月，由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支持的帕米尔文学工作室正式开始运作，其主要职责在于策划、组织和实施中外民间的高端诗歌交流。交流需要依据——这是编纂本“典藏”的另一个动机，也是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帕米尔”的原因。感谢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各位入选诗人的支持：你们的协力合作，从另一侧面丰富了“帕米尔”一词可能具有的含义。

2007年11月1日

目 录

小兔子(2006)

- 3 / 致死亡
- 6 / 两棵树
- 9 / 论恐惧
- 12 / 痛 苦
- 15 / 思想者
- 18 / 性的考证
- 21 / 蟑螂说
- 25 / 最后的人
- 28 / 小兔子
- 31 / 蝌蚪论
- 34 / 附 记

不许碰我的沉默(2002 - 2003)

- 39 / 关于失眠
- 40 / 写给远方
- 41 / 在一个克隆泛滥的时代生存
- 42 / 城市的夜晚

- 44 / 胡 同
45 / 酒 歌
50 / 珍 藏
51 / 心的故事
52 / 忧 伤
53 / 静静地让它在风中飘散
55 / 不 许
57 / 寒 流
58 / 你可曾有个梦
60 / 错
61 / 致友人
63 / 幻 想
64 / 天边的星
65 / 女 孩
66 / 烽火台
67 / 窗 外
68 / 矛 盾
69 / 玉 米
70 / 爱的小夜曲
71 / 雨 时
72 / 黑眼睛
73 / 你是微风
74 / 忍 耐
75 / 失 去
76 / 不许碰我的沉默
77 / 我——自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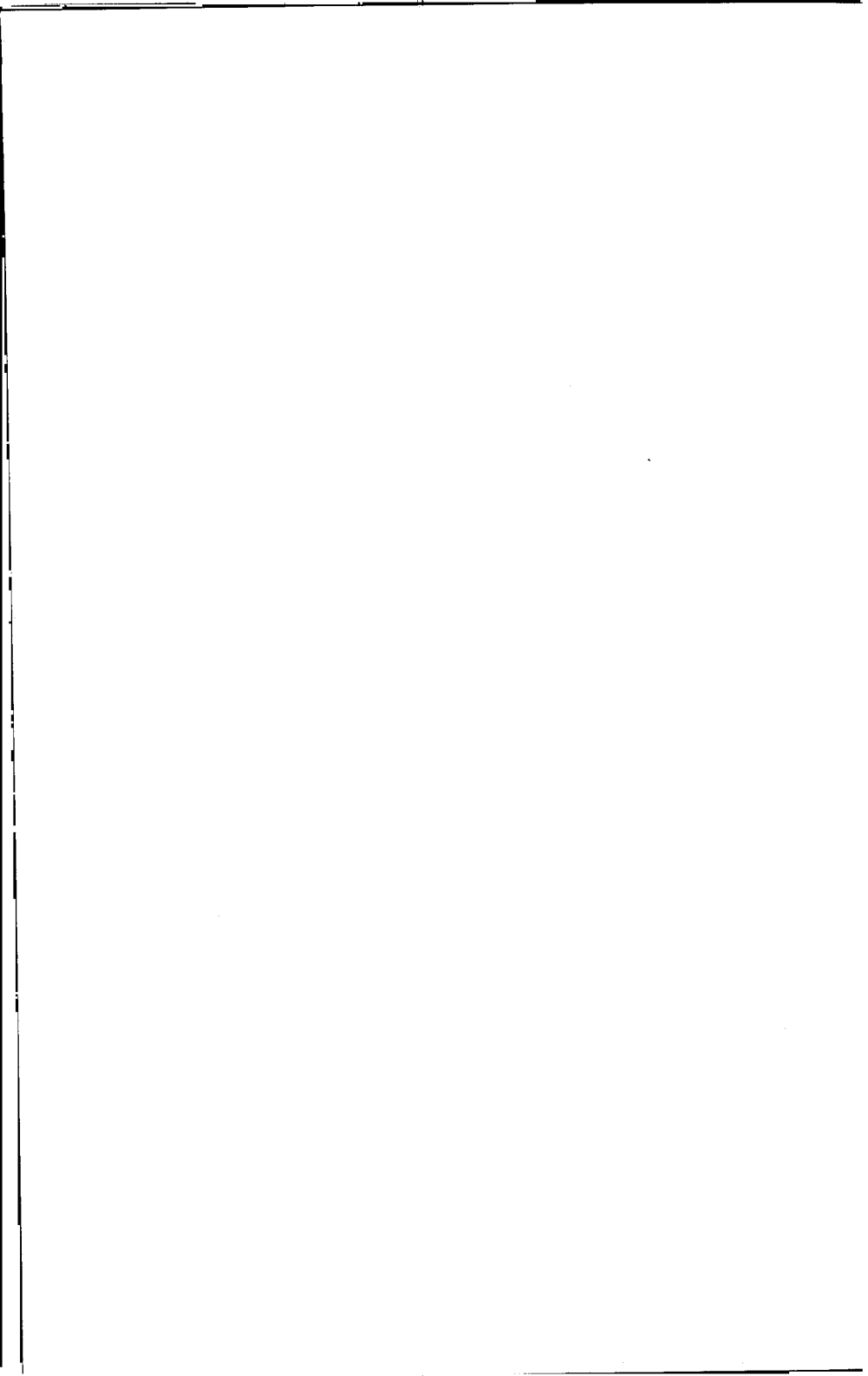
空杯与空桌(2003 - 2004)

- 81 / 我诅咒咖啡
- 82 / 城市蟑螂
- 83 / 午夜家信
- 84 / 生存着
- 85 / 今夜我在网上
- 86 / 街边野蘑菇
- 87 / 窗
- 88 / KTV
- 89 / AA 制
- 90 / 谁在存在
- 92 / 抑郁时刻
- 94 / 邻 居
- 95 / 空杯与空桌
- 96 / 数码相机
- 98 / 虚拟婚姻
- 100 / 下半身文学——致美女作家
- 102 / 印 象(外 14 首)
- 117 / 我对我的印象(外 16 首)
- 137 / 抽 屉
- 138 / 雨中的车站
- 139 / 灰 窗
- 140 / 活 着
- 141 / 腐烂着生存
- 142 / 好的月夜
- 143 / 靠过的栏杆

- 144 / 城市的远
145 / 我必须知道
146 / 生存得像短信
147 / 午夜之街

149 / 骆英创作年表

小 兔 子
(2006)



致 死 亡

2006 年 6 月 5 日 05: 10, 洛杉矶瑞茨宾馆 301 房

在午夜，特别是凌晨时分感觉寂静，就是突然想到死亡的那种刺激与恐惧。

作为词语，死亡的意义既古老又神秘，以至我忍不住要发问：“死亡”，是不是人类或者说宇宙最值得尊重的词汇？

杀死一个生命，往往短暂和偶然得只是一个“刹那”；但也有一种死，需要枯坟的骨或是挫骨扬灰的过程。因此死亡必须受到敬仰，然后才能和死亡者一起被消灭：

被一个车轮消灭，被一种语言消灭，被一颗子弹消灭，被一个强权消灭，被一个基因消灭，被一个旱季消灭，被一个国家消灭，当然啦，还会被一只金币消灭。

未死者都是旁观者，主要是预习自己未来旦夕间的死亡，就像树，互相观望着死，然后，一齐死去，犹如相互约定而又守诺如金的集体无意识的死。

死亡者最大的财富应该是无法得知死亡的时刻，以及那一时刻的快感或痛苦，就像 1982 年的

“拉菲”，观赏的满足大于品尝的愿望。

在英格兰酒吧里彻夜酗酒，是对死亡者最卑鄙的蔑视。至少，在饮酒前应该向死亡者脱帽行礼。

穿着艳丽的衣裳在长街行走，一定要记住为死亡者侧目让道，以便让死亡一词的结构不必被再次解构。

在肉欲的狂欢后最好肃立片刻，重新温习一次关于死亡的记忆或者痛苦，好让死亡者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是一群乱伦的犯人。

被谋杀的语言，我们都在不知所措地使用着，并继续参与着谋杀的过程，并企图通过语言的谋杀来合理合法的谋杀他人。

小狗和鸽子的死亡，开始引起我们的惊讶与同情，其实，这是我们旁观后的非正常情绪。

如果一次大规模的死亡开始按顺序进行，我们应该尽快先屠杀所有的语句，再尽可能地储存好杜蕾斯牌的避孕工具。

必须对形形色色假构的语言进行毫不留情的种族清洗，因为它们极为恶劣地忽视死亡者的年序，更主要地，因此成为谋杀者的麻醉剂。

回避死亡者的音容是一种世世代代的可耻，会致使你无法辨认死亡者的最后去向和踪影，而这才是谋杀者真正的目的。

用一个死亡者去屠宰另一个死亡者也是不能原谅的，就如同用一种语言去覆盖另一种语言一样，那是一种触犯天条的暴行！

死亡者可以是一棵胡杨，死而复死地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中倔强；也可以是一条曾经的河，死后在地图上变成一条直线；但也可以是一只老死的泥蛙，并不幸灾乐祸地诅咒与绝唱。

建筑，是死亡者的盒子，或者说，是被死亡者设计建造、供死亡和死亡者享受的通用平台。想一想吧，设计并建造一种死亡是何等的神圣和高尚。

有的人只是死亡者，有的人是死亡者的死亡者，有的人是死亡者的死亡者的死亡者。

最好的死亡者，是那种不必疯狂而直接死亡的死亡者，或者反过来，是那种死后也仍然疯狂的死亡者。当然了，也包括那些贪欲了死亡者的死亡者。

作为死亡者的旁观者的死亡者，自然会先把死亡的语序一刀杀死，然后，分成“天堂”和“地狱”两类语词继续死亡的注解。

最可怕的是旁观者突然删除所有关于死亡的正面词汇，这将使死亡者的灵魂变得无助而无奈，于是，死亡就失去了让人仰慕的尊严与光芒。

多么卑鄙无耻的旁观者！

清晨，来不及拉开的窗帘裂开一条缝，像一种宽容，让阳光以旁观者或谋杀者的身份来到我的床上，然后开始它神圣的谋杀——

或死亡。

两棵树

2006年6月6日 03:16, 洛杉矶瑞茨宾馆

两棵树紧紧纠缠的根部是不是如狂热的恋人或同性恋人一刻不停地交尾，叶子彼此骚动着互相击落，而生存者将独享阳光？

乌鸦应该看出了它们的痛苦，它们在森林巨大无形的压迫下无助的痛苦。当然了，并非是因为他们并不最高大粗壮，所以无法逃离远去

那么，就痛苦吧，就让根更紧地纠缠在一起以便相互依存吧，再努力缠住其他一对对相互依存的根，这样就组成了地下地上两片森林。

反抗是毫无意义的，就像在墙角偷溺的狗一样，你无法让整个城市臊透，而一旦透过缝隙去张望森林的深处，一棵树其实就已经丧失了枯萎的勇气。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肯定需要痛苦，以观察一对对树的骚动过程，当然了，要尽量去忽略它们的痛苦成份。

我们是不是像无法掌握母语的文化弃儿，在一个个月夜用意念自慰，而之后的空虚让我们更难以入睡？

乘一辆电车驶往终点，然后，换乘另一辆电车开始返程，就像落入一种设计精巧的现代化语境，你无力去逃离重复的困境。

小母狗在流浪，无所谓安全和贞节；小麻雀在觅食，无所谓尊严和清高；一棵紫藤呢，在使劲延伸蔓条，要随意缠上任意一堵墙或是随便哪种树，而不会在乎墙或树的痛苦。

午夜的最后一盏灯，灯下最后一个女人或最后一个妓女在等待最后一个行人或最后一个男人，以便把他紧紧拥吻，而不会在乎他是不是已经纵欲过度甚至阳痿。

在这种情境下，痛苦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情绪和场景，就像森林悄悄地在地下交配，更准确地说，是群交

以至乱伦，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免在阳光下交战时间同归于尽。

交换快乐的同时也交换了痛苦，以至于在烈焰降临时一定要把对方点燃，不允许任何一棵树独存。

树叶会燃烧着飞翔，在落地之前消失，就像一个人被迫在众人面前裸舞，来不及痛苦就已癫狂。由此彼此纠缠也可以理解成另一种根深蒂固，因为它们全都恐惧彼此失去，恐惧孤独。

就这样：交欢者是树，谋杀者也是树；新生者是树，枯萎者也是树；承受者是树，压迫者也是树；高贵者是树，低贱者也是树；坚韧者是树，易折者也是树，等等，等等。